

# 小偷李易开始跟踪张贤



张帆帆 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张贤用戏法镇住了著名杂耍馆旺风楼的老板陈国,还有地痞流氓头子豁牙金。但豁牙金却动了坏心思,找了天桥有名的小偷李易,想要“偷得”张贤戏法的秘密……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再说张贤在街头表演完魔术,将济公画取下,清点物品,一切停当之后,提起大皮箱,就要离开此地。早有一个一直在旁边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了上来,唤道:“这位先生,请留步。”这人穿着朴素,神色疲惫,消瘦得很,戴着一个硕大的近视眼镜,似乎是一个破落的教书先生。

## 魔术小说

张贤停下脚步,点头示好:“我叫张贤,请问有什么事情?”

张贤放下皮箱,抱了抱拳,说道:“哦!是李老板!你好你好!”

李奉仁是个开茶楼的,但那是个破败的小茶楼,店面位置本来就不甚好,加上李奉仁不善经营,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这悦客茶楼之后,生意更是一落千丈。为了维持经营,李奉仁已是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,但还是连个伙计都请不起,更别说请要把戏书就要经营不下去,只能变卖掉再谋生计。

李奉仁心疼不已,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,他着了慌,满世界找门路,希望能碰上个新来天桥谋生的艺人,多少在自己茶楼中演一两场,看能不能挽救一下。结果他碰巧路过此地,见了张贤的戏法,又见他是个生面孔,可能还好谈谈。

李奉仁赶忙向张贤鞠了一躬,说:“张贤张先生,我那个悦客茶楼,尽管不是什么有名的茶楼,但想请张,张先生去我那小店助演一场,费用,费用好商量。”

张贤耐心地听完,微微一笑,说道:“李老板,我初来贵地,

很多规矩还不懂,现在只想着在街头摆个杂摊,每天赚点住店吃饭的钱,去驻场表演,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。实在抱歉。”

李奉仁忙道:“张先生,能不能请你去我那小店,看一眼,我那个戏台,还是不错的。我请你喝茶,不知道,不知道方便吗?”

张贤早就明白怎么回事,他微微一笑,说道:“李老板,实在抱歉,改日吧,我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李奉仁知道张贤这是婉言拒绝了,他言语木讷,但心里明白得很,不禁暗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张先生,那,那你一定要有空来坐坐啊。”

张贤进店的时候,只问有没有地下室,店老板本以为他嫌楼上的贵,住不起,谁知他说自己会付同样的价钱,如果房间合自己心意,可以加倍再付。店老板尽管奇怪,但还是让张贤住了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房间中。

张贤锁紧房门,走到门边,细细从门缝中打量外面,随后从大皮箱中取出一块软布,撕成几条,用布条挡住门缝,看了看盖严实了,才从门边退回。

张贤挑亮了火烛,背对着门,把大皮箱打开,“哗啦”一拉,从大皮箱中拉出好几层的支架,每层上面又分成数个隔断,

均用帆布隔开。

皮箱里摆放的东西,琳琅满目,不计其数,有瓶瓶罐罐,有衣裳鞋帽,有彩球铁环,有绢花手绢,有笔墨纸砚,有布偶铁盒,这些还不算什么,更多的是各式奇怪的工具,或钩或钳,或刀或剪,或簧或环……形状离奇的金属硬片遍布皮箱各处,皮箱盖底下的数条皮带上,也都绑满了东西。张贤一样样地清点着,从箱底摸出一个如同手镯一样的东西,用手一扳,“手镯”断开两半,露出数根细线。张贤把这个手镯的一半摆在面前,翻过来别在一个细铁丝编成的支架上,右手取了一个细长的铁钩,在手镯内侧轻轻调校。

他左手一翻,出现了一枚闪亮的银币,手又一勾,银币夹在手背的缝隙之中,竟翻滚起来,从一个手指缝,翻到另一个手指缝,手背瞬间翻完,银币又转到手心。只见张贤左手平放不动,只有五个手指不断弹动,那枚银币如同一个陀螺,在张贤的左手上一圈一圈地环绕,从手背转到手心,再从手心转到手背。

张贤看也不看,只是盯着眼皮下的手镯,右手轻轻用铁钩拨动着,将它如同机械钟表微微移动,“咔嚓”轻响,左手上那枚银币似乎随着张贤右手的动作,时快时慢地不断在左手滚动。

第二天中午,张贤提着大皮箱走出了房间。尽管还是穿着昨天那一身衣服,但头发却已经修剪过,而且满脸的胡须也剃得只剩下青茬。若不是他衣服不变,仍旧提着那只显眼的大皮箱,客棧老板差点都认不出来。

张贤精神不错,在客棧大堂点了碗汤面吃了,又找店老板买了几个鸡蛋,便走出客棧,向着昨天演出的胡同口走去。

张贤走到胡同口,就看到已经有二三十人神态焦急地等候着他,其中就有那个李奉仁。豁牙金、蹦二狗等人也守候在一边,并没有围过来,豁牙金身边有一个精干的年轻人,正听着豁牙金念叨着什么,此人正是李易。

张贤对大家鞠躬抱拳,说道:“谢谢各位捧场!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戏法,乃是本人所创,唤做木偶戏。”

他点头一笑,双手在胸前一合,翻翻滚滚一番,叫了一声,“呔!”竟从手中扯出一个细铁条做成的笼子,约有两指宽窄,正正方方的。

他一弯腰,用在大皮箱上一按,手一抬起,顿时见到一个穿着长袍,一指多高的木制小人从手掌中掉出,正好坐在皮箱上。这木偶小人五官齐整,头上戴着一个瓜皮小帽,模样倒是可爱,可是一动都不能动。

有人喊道:“这木偶不动啊!”张贤笑道:“不急!它的魂魄在我口中,待我把它用铁笼子罩住了,向它吹一口气,它便活了。”

张贤把铁笼子提起,将木偶罩住,说道:“大家可要看仔细了!”说着蹲下身子,对着笼子里的木偶吹了一口气。

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,突然有人惊叫道:“动了!动了!”木偶果然动了!只见那木偶脑袋用了甩,抬起头来,左右转了一转,身子又是一抖,双臂撑着地面,站立了起来。

众人都是一片惊叫之声。木偶站直了身子,走了两步,双手抱拳,向着围观的众人鞠了一躬,竟有如儿童的话活声发出:“各位有礼了!我叫做张小偶。今天给大家耍一个戏法,表演得好了,请大家赏我几个酒钱。”

众人惊讶万分,都齐声答应。李易盯着这个木偶,蹲下身子平视着它,更是眼睛都不愿意眨一下。木偶又鞠了一躬,双手一抬,呼喊了一声:“来!”身子一退,竟从它的长袍下,滚出了一个鸡蛋。

木偶指着鸡蛋,童声说道:“怎么会是鸡蛋?我可不是母鸡!”这句话把众人逗得大笑。木偶又道:“不对,不对,我不要变鸡蛋!”它抱拳鞠躬,又喝了声:“来!”谁知还是一个鸡蛋从它的胯下滚出。众人又是笑,又是鼓掌,开心至极。木偶连叫了几声,一步一跳,可胯下滚出来的都是鸡蛋。众人狂笑不止。

张贤表演完毕,提着皮箱,绕了个远,才走到了客棧门外,略略一回头便看到了李易。

李易跟了张贤一路,自认为没有被张贤发现,躲在角落中正看着张贤要进客棧,却见到张贤略一回头,赶忙缩回身子,大气都不敢出,心惊道:“怎么这个张贤发现我了?我跟背的本事,就算是个江湖惯盗也不见得能够发现,难道是我看错了。”

李易探出头来,张贤已经不见踪影,看来是进了客棧。他哪里知道,他刚刚跟上张贤的时候,就被张贤识破。

其实李易跟着张贤,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豁牙金的差事,而是李易对张贤的戏法更加敬佩,他跟着张贤,大半的心思倒是想多了解一下张贤这个人。

李易记下了客棧名字,并未上前打探,而是返身离开了此地。

张贤回到客棧房间,关好了门,又检查了一下门缝是否封得严实。才坐到桌边,摆上了笔墨纸砚,在一个淡黄色的本子上,用蝇头小楷仔仔细细写起来。

# 远征军炮兵挥泪炮打我士兵正与日军拼刺刀的高地



余戈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1944年的夏季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,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随着战局的发展,日军水源被远征军破坏,只能夜里偷偷取水;而日军后方补给中断,竟吃自己人的肉果腹。战斗中,黄埔出身的将领身先士卒,士气振奋……

## 纪实文学

### 拉孟守备队败局已定,日方的嘉奖状却纷至沓来

7月26日,从早晨开始,我军又集中炮火向滚龙坡阵地轰击,战壕几乎被填平,日军再也无力修复。

7月27日至28日期间,日军各级司令部发往松山守军的电报纷至沓来。品野实说,电报只字不提最后时刻是否可以突围逃跑,“丝毫没有悔过和自责的表示”。此时,松山阵地日军的全部兵力,包括伤病员在内,只剩下300多人了。全体日军士兵均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。

7月29日,中国远征军开始用飞机向日军阵地散发劝降的传单,内容大致是:“日军官兵们,我们都是亚洲的同一人种,请不要再反抗了,相互之间停止战争吧!你们已经有了很多伤员,中国陆军医院将给他们进行治疗,请赶快投降吧!”活下来的日军士兵说,起初他们都不相信这种宣传,认为远征军的传单是在说假话,后来被俘的日军都得到了治疗,战后被送回了日本,才知道“他们说的是事实”。

7月30日,寺内寿一大将签发了给拉孟守备队记功的嘉奖状。紧接着,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又给松山日军发来鼓励电。品野实就对日军各级高官纷至沓来发往松山的电报,保持着一名下层士兵的愤怒:“总之,还是在为天皇陛下开脱。尽管有困难,还是要叫你去拼命,既不派援军,又不下达逃跑命令,只说些美丽动听言辞,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!不过,大家都知道,这已经是军部惯用的伎俩。尽管前线正迫切需要一兵一卒,但还得有士兵去收听和翻译上方的

这种电文,疲惫不堪的通信兵还得支撑着干下去,这就是日本士兵的悲惨命运!”

### 英雄周汉祥自告奋勇以身炸敌堡

8月1日,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,这天的战事格外惨烈。上午,战事的焦点集中在松山主峰子高地前沿。

据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回忆:

这天清晨,第8军副军长李弥就来到荣3团前沿的第一营指挥所,召集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长等,讨论解决当前战斗困境。他说:“现在必须立即攻占子高地右翼的敌堡(一个前哨堡),然后从那里挖掘地道直通子高地母堡下层,装人TNT炸药炸掉子高地,才能全胜。这样必须有一位勇士背炸药去炸掉右翼敌堡。”副军长李弥话音未落,当下站起一个铁塔似的大汉,操着湖南乡音口音,高举右臂:“报告李副军长,周汉祥愿为祖国收复失地献身炸敌堡!”当时李弥向周汉祥打量了一番,说:“周汉祥,你真正有勇往直前,牺牲自己,为恢复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奋斗精神,令人可敬、可敬!好!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去完成。”周汉祥向副军长敬了一个举手礼,接受了任务。他勇敢沉着地把炸药包捆绑在身上,奔向敌堡。说来凑巧,当时大雾弥漫整个阵地,对面看不见人。周汉祥机智地趁着浓雾,利用地形地物,闪电般地钻进了敌堡内,只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隆一声巨响,浓烟滚滚,敌堡内的日军士兵血肉四溅,周汉祥光荣地牺牲于敌堡内。我们的战士趁着滚滚浓烟一拥而上,将国旗插上去了敌堡。

午后,战事焦点转向滚龙坡。

第8军工兵营第1连3排7班老兵张羽富,这天担任火焰喷射器副射手,当时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他说,8月1日这天,下小雨,山上风大,刮得呼呼响。担任正射手的是副班长,姓潘,河南人,脸上有麻子,绰号“麻皮”。“麻皮”管喷火,张羽富当助手,背补充气瓶。“麻皮”参加过武汉会战,是个老兵油子,左滚右爬很快就进入喷火位置。张羽富紧随其后,硬着头皮往前爬,总算运气好,没有被子弹打中。待步兵的机枪把日军火力吸引开,“麻皮”就接上燃料管开始瞄准。日军地堡在三十多米外,从平日演练的效果看,应该万无一失。谁知道“麻皮”刚刚扣动扳机,就惨叫一声倒在土上乱滚。原来他只注意瞄准角度,忽视了风向。一阵山风将喷出的600摄氏度高温刮回来,当场就把他的眼睛烤瞎了。幸亏张羽富躲在他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,否则难以幸免。但是“麻皮”射出的那个火龙却没有失效,日军地堡立刻就冒出许多浓烟来。张羽富听见鬼子在地堡里哇哇乱叫,有几个没烧死的钻出地堡逃命,浑身带着火,马上就被我们的机枪打倒了。

张羽富从此以后记住了喷射火焰时要选择风向。但是“麻皮”却很惨,被送到了保山后方医院救治,但战后就再也没有再见到他。

在滚龙坡侥幸活下来的日军上等兵森本谢记得,黄昏时分,远征军的炮火又怒吼起来,数百发炮弹在本道阵地爆炸开来。300米外架起来平射的山炮威力很大,一发发炮弹射向本道阵地,许多被炸死的日军士兵尸体随着泥土一起飞上天空。有被炸断一只手一脚的,血流满面还在痛苦呻吟的,谁也无法帮助他们。炮

击一停,远征军又攻上来,肉搏战开始了。炮火的硝烟笼罩着整个阵地,敌我双方都看不清楚。本道阵地已经没有多少日军士兵了,但远征军还是不停地发起攻击,像蚂蚁一样爬进阵地。这种战术使敌我双方的阵地上都弥漫了尸体,血把阵地周围的泥土都染黑了。尽管如此,在远征军的进攻下,日军士兵仍恍如在梦中一样,机械地挥动着刺刀搏杀着,好不容易才捱到了天黑……

### 为了胜利,数十名士兵在我军炮火中与日军同归于尽

8月2日,滚龙坡阵地的日军迎来了末日。

中午时分,天气放晴。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指挥位置,已经前推到滚龙坡西南方1000米处。当大雾完全散开,他走出掩体,下令开始炮击。

我炮兵先集中炮火轰击甲、乙两高地,14时炮火延伸,当炸点未及两高地间的无名高地的一瞬间,中央队第246团突击队员跃出壕沟,雨点般地投出手榴弹,迅速地突入高地,占领了前半部阵地。日军缩在后半部阵地拼死抵抗,两军短兵相接,互掷手榴弹,继而以刺刀肉搏,激烈万分。

何绍周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交战情况。看到两军肉搏约15分钟后,我军士兵拼刺技术大不如日军灵活凶狠,一会儿,一半以上突击队员已被日军刺倒,日军在数量上逐渐占了优势,而且不断从附近的堡垒里钻出来增援。进攻部队最后只剩下几十名士兵,也不是日军的对手。眼看进攻部队就要被日军歼灭,再组织进攻,又要以大量士兵的生命去换取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当机立断,命令随行的作

战参谋:

“向炮兵下命令——集中炮火再向高地开炮!”

“钧座!这……”

“发命令——迟疑者杀!”

作战参谋看看一旁的军参谋长梁筱斋和第82师副师长王伯勋,见他们都咬牙身子,脸上毫无表情,只好用无线电话向炮兵传令。

炮兵们接到命令,深知在阵地上还有数十名自己的弟兄在与鬼子肉搏,但军令如山,不敢违抗,只能校正了距离向高地发炮。往常,炮兵们都要观察射击的准确性及效果,会为炮弹命中目标给敌人以杀伤而自豪欢呼。现在,弹药手低着头默默地向大炮里填着炮弹,射手们闭着眼睛发射,指挥官都背转身去……

山坡上,几个军指挥官铁青着脸举着望远镜观察。但见一颗颗无情的炮弹飞向阵地,在交战双方士兵之间爆炸,顿时血肉横飞,尸横遍地,数十名士兵与日军同归于尽。泪水顺着望远镜滴下来,但指挥官仍在喊:“再打!再打!再打!”这些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炮10团第1营第2连的阎启志回忆,军长何绍周向炮兵下达这个残酷的命令时曾解释说:日军拼刺刀比我军强,与其在白刃战中我单兵被敌兵刺死,不如双方同归于尽!

高地上再没有一点活动之物了,何绍周把手向下一挥:“第二梯队上!”当第二梯队冒着自己的炮火冲到距离阵地仅50米时,何绍周才下令停止炮击。我步兵终于占领了阵地三分之二而确保之。

激战至黄昏5时许,我军终于将日军斩杀殆尽。滚龙坡中央堡垒终于被我军攻克了。